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督管理湖北巡撫事加三級鎮洋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五十二 起上章掩茂正月盡元默困敦十二月凡三年

光宗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

帝 諱惇孝宗第三子也母曰成穆皇后郭氏紹興十七年九月乙丑生于藩邸孝宗即位封恭王及莊文太子薨孝宗以帝英武類已欲立爲太子而以其非次遲之乾道七年二月癸酉乃立爲皇太子四月甲子命判臨安府尋領尹事

紹熙元年 金明昌元年 春正月丙辰朔帝朝重華宮奉上冊寶 金改元明昌金主朝於隆慶宮以後每月四朝或五六朝 丁巳金詔諸王任外路者許游獵五日過此

禁之仍令戒約人從無擾民　辛酉金主諭尚書省曰宰執所以總持國家不得受人餽遺或遇生辰受所獻毋過萬錢若大功以上親及二品以上官不禁　壬戌金以知河中府事王蔚爲尚書右丞刑部尚書完顏守貞爲參知政事時金主新卽政頗鋭意於治嘗問漢宣帝綜核名實之道其施行之實果如何守貞請樞機周密品式詳備以對金主曰行之果何始守貞對曰在陛下厲精無倦爾　甲子金主如大房山乙丑謁興陵裕陵丙寅還都　金上封事者言自古以農桑爲本今商賈之外又有佛老與宅游食浮費百倍農歲不登流殍

相望此末俗傷農者多故也戊辰乃詔禁自披剃爲僧道者　壬申再蠲臨安府民身丁錢三年　己卯金主如春水　壬午諫議大夫何澹請置紹熙會計錄詔澹同戶部尚書葉翥等檢正都司稽攷財賦出入之數以聞攷異兩朝綱目備要以請置會計錄爲二年事宋史本紀繫於此年據渠書以元年二月被論去位則作元年正月者是也今從之　是月起浙西提點刑獄瑞安陳傅良爲吏部員外郎傅良自太學錄去朝十四年須髮盡白因輪對言曰太祖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

其它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
樁而無額上供起于元豐經制起于宣和總制月樁起
于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
歸于都茶場鹽鈔盡歸于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
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于民於是取
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天命之永不
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今天下之力竭
于養兵而莫甚于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
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
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

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為一體內外一體則覺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思見久矣遷祕書少監兼實錄院編修官嘉王府贊讀考異宋史儒林傳傳良去朝四十年薛氏通鑑改作二十年據水心集所撰傳良墓志作十四年蓋宋史文有倒互薛氏以意減其年數而不知其仍復不符也又傳載光宗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按傳良在孝宗時未嘗為東宮官光宗何以遽歎其久久而不見墓志作朕思見久矣較得其實又傳作實錄檢討官墓志作編修官薛氏通鑑俱仍傳文之誤今悉從墓志改正

二月丙申金命諸王出獵毋越本境

壬寅金給有司麥倉假五日著為令

甲辰金主還都

辛亥殿中侍御史劉光祖言

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亾係焉者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于慶歷嘉祐盛矣不幸而壞于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未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兇得志絶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尙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叟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

忠諫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卽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以人臣之私意累天日之淸明往往納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于潔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于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默成風國家安賴伏冀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熄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輾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何澹

見之數日恍惚無措光祖又劾戶部尚書葉翥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以圖進取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靜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喜軟美習以成風良由老成零落殆盡晚進議論無所據依正論寖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植人才臺諫但有摧殘廟堂無所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爲能哉帝善之初殿中侍御史闕帝方嚴其選一日謂留正曰卿監郎官中有一人爲卿知之乎正沈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耶帝笑曰是久在

厭心矣及居官果稱職先是淳熙中定御史彈奏格三百五條至是光祖摘其有關於中外臣僚握兵將帥后戚內侍與夫禮樂詭雜風俗奢侈之事凡二十條請付下報行令知謹恪從之光祖陽安人也　甲寅金主如大房山三月乙卯朔謁興陵丙辰還都　癸酉金詔內外五品以上歲舉廉能官一員不舉者坐蔽賢罪　乙亥金初設應制及宏詞科　辛巳金詔修曲阜孔子廟學　夏四月乙丑以伯圭爲太保嗣秀王即湖州秀國立廟奉神主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帝益愛重之　丁未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罷初何澹劾免周必大光祖素與澹相厚善嘗過澹澹曰近日之事可謂犯不韙光祖曰周丞相豈無可論第其門多佳士不可並及其所薦者澹不聽時姜特立譙熙載方用事光祖屏人語澹曰曾龍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譙之謂乎光祖曰然既而澹引光祖入便閤有數客在焉視之皆姜譙之徒也光祖始悔失言至是澹同知貢舉光祖除臺官首上學術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被旨入院拆號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非立異也但嘗爲大諫言者今自言之耳既出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君所上章數日恍惚飢

定志丸它可知也未幾謝深甫除右正言而光祖以論
吳端忤旨罷澹遷御史中丞議論自此分矣自然澹字
也吳端者舊以巫醫為業帝在潛邸時端療壽皇疾有
功李后德之帝既受禪擢閤門宣贊舍人又遷帶御器
械澹三上疏論之不報給事中胡紘亦封還錄黃帝以
御筆諭止之澹紘皆聽命光祖再上疏言小人踰分干
請而使給諫不得行其職輕名器虧綱紀褻主權是一
舉而兩失帝命大臣諭止之光祖言益力帝不樂先是
光祖監拆號差誤士人試卷既覺放罪矣至是乃用
前事徙光祖為太府卿求去不已除潼川轉運判官

戊申賜禮部進士余復以下五百三十七人及第出身從酉正言免進士廷射　金館陶主簿王庭筠有才名金主嘗謂張汝霖曰王庭筠文藝頗佳然語句不健其人才高亦不難改也是月召試館職中選御史臺言庭筠在館陶嘗犯贓罪不當以館職處之遂罷庭筠熊岳人也（攷異）金史文藝傳庭筠河東人據中州集係熊岳人今從之　五月乙卯前丞相趙雄坐所舉以賄敗降秩　己未出吳端為浙西馬步軍副總管　丙寅修楚州城　丙子金以祈雨望祭嶽鎮海瀆於北郊　戊寅金命內外官五品以上任內舉所知才能官一員以自代壬午以參知政事伊喇履

爲尚書右丞御史大夫圖克坦鑑爲參知政事尚書右
丞襄罷　秋七月癸丑詔秀王諸孫竝授南班甲寅以
葛邲參知政事給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　乙卯以
留正爲左丞相王藺爲樞密使　癸酉建秀王祠堂于
臨安以藏神御如濮王故事　八月乙酉金始設常平
倉　己丑金以判大睦親府事宗寧爲平章政事　戊
戌金主諭宰臣曰何以使民棄末而務本以廣儲蓄令
集百官議戶部尚書鄧儼等曰今風俗侈靡宜使服用
居室各有差等抑昏喪過度之禮禁追逐無名之費右
丞伊喇履參知政事完顏守貞曰人情見美則願若不

節以制度將見奢侈無極民之貧乏殆由此致方今承平之際正宜講究此事爲經久法金主然之　己亥帝率羣臣上壽皇玉牒日曆於重華宮　己酉詔造新曆

九月丙辰金以廉能擢北海縣令張翺等十八人官　己未升劒州爲隆慶府　壬戌金主如秋山冬十月丁亥還都　戊戌金以有司言登聞院記注院勿有所隸　丙午詔內外軍帥各薦所部有將才者　十一月丁巳金制諸職官讓廕兄弟子姪者從所請　壬戌潼川轉運判官王溉措節漕計代輸井戶重額錢十六萬緡詔奬之　戊辰金主召禮部尚書王翛諫議大夫張

障詣殿門論之曰朝廷可行之事汝諫官禮官即當辨析小民之言有可采者朕尚從之況卿等乎自今所議毋但附合於尚書省　丙子金主冬獵己卯次雄州判眞定府吳王永成判武定軍節度使隨王永升來朝
十二月壬午金免獵地今年稅　丙戌樞密使王藺罷時帝厲精初政藺亦不存形迹除目中出未愜人心者輒留之納諸御坐前事盡言無隱然疾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竟爲中丞何澹所論罷戊子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仍同知樞密院事　陳賈以靜江守臣將入奏殿中侍御史林大中極論其庸回無識嘗表

襄王淮創爲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　己丑金平章政事張汝霖卒汝霖通敏習事凡進言必揣上微意及朋附多人爲說故言似忠而不見忤金主之初即位也有司言改造殿庭諸陳設物日用繡工一千二百人二年畢事金主以多費欲輟造汝霖曰此未爲過侈將來外國朝會殿宇壯觀亦國體也其後奢用浸廣蓋汝霖有以導之　丁酉金主還都　甲辰金以圖克坦克寧爲太師尚書令封淄王　金大定初戶口纔三百餘萬至二十七年戶口六百七十八萬九千是歲戶部奏

戶口六百九十三萬九千

紹熙二年金明昌二年春正月庚戌朔命兩淮行義倉法詔守令到任半年後具水源湮塞合開修處以聞任滿日以興修水利圖進擇其勞效著明者賞之　壬子詔尊高宗爲萬世不祧之廟　甲寅金始許宮中稱聖主

庚申修六合城　辛酉金皇太后圖克坦氏殂於慶隆宮年四十五太后廣平郡王貞之女也素謙謹每戒其家世崇寵見父母流涕而言曰高明之家古人所忌願善自保持其後家果以海陵事敗蓋其遠慮如此世宗嘗謂諸王妃公主曰皇太子妃容止合度服飾得中爾

等當法效之及尊爲太后愈加敬儉賞誡諸姪曰皇帝以我故乃推恩外家當盡忠報國勿謂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小惡爲無傷而弗去毋藉吾之貴輒肆非道以干國憲也性好詩書及老莊學造次必于禮嬪御有生子而母亾者視之如己出　庚午金太師尚書令淄王圖克坦克寧薨遺表略言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疏之輕小人而終昵之願陛下慎終如始安不忘危金主命有司護喪事歸葬萊州謚忠烈　戊寅雷電雨雹　二月庚辰朔大雨雪　壬午遣宋之瑞等使金弔祭　癸未名新歷曰會元　甲申福建安撫使趙汝愚等以益發

所部與守臣監司各降秩一等縣令追停以辛棄疾爲安撫使棄疾嘗攝帥毎歎曰福州前臨大海爲賊之淵藪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府藏空竭緩急奈何至是務爲鎮靜未期歲積鏹至五十萬緡牓曰備安庫謂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于廣今幸連稔令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卽糶之候秋價賤以備安錢糴二萬石則有備無患矣又欲造萬鎧招强壯補軍額嚴訓練則盜賊可以無虞事未行臺臣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遂丙祠歸　秘書郎晉城黃裳爲嘉王府翊善毎勸講必援古證今卽事明理凡可以開導王心者無不言也至

是遷起居舍人帝方寵任潘景珪臺諫交章論之多被斥逐裳奏言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于公而以己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爲病而求以敗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爲仇而求以遂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如潘景珪常才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以臺諫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于此宜因事靜察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悅而無欲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而無加忿之意矣　乙酉詔以陰陽失時雷雪交作令

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具時政闕失以聞監察御史林大中以事多中出乃上疏曰仲春雷電大雪繼作以類求之則陰勝陽之明驗也蓋男爲陽女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當辨邪正毋使小人間君子當思正始之道毋使女謁之得行吏部侍郎陳騤疏三十條如宮閫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于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謬宴飲不時則精神昏勞予無節則財用竭皆切時病　出米五萬石賑京城貧民權罷修皇后家廟　辛卯布衣錢塘余古上

書曰陛下即位以來星已再周當思付託之重朝夕求治爲急閒者側聞宴游無度聲樂無絶晝日不足繼之以夜宫女進獻不時伶人出入無節宦官侵奪權政隨加寵賜或至超遷内中宫殿已歷三朝何陋之有奚用更建樓臺接于雲漢月榭風亭不輟興作深爲陛下不取也甚者奏蕃部樂習齊郎舞乃使倖臣嬖妾雜以優人聚之數十飾怪巾拖異服備極醜惡以致戲笑至亾謂也自古宦官敗國備載方冊臣觀宦者之盛莫如方今上而三省下而百司皆在此曹號令之下蓋自副將以致殿步帥各爲高價不問勞績過犯驍勇怯弱但如

價納賄則特旨專除故將帥率皆貪刻軍士不無饑寒兵器朽鈍士馬羸瘠未嘗過而問焉設有緩急計將安出良由公卿持祿保位備員全身如漢之石慶唐之蘇味道滿朝皆是小人求海內不盜賊民生不塗炭日月不食水旱不作其可得乎臣願陛下以漢文帝為法唐莊宗為戒問安視膳之餘宮庭燕閒講讀經史無為南面或鼓琴投壺習射以頤養神性享名教不窮之樂固萬歲無涯之壽豈不休哉帝覽書震怒始擬編管言者救之乃送筠州學聽讀（攷異）薛氏通鑑筠州作秀州今從宋史光宗紀

壬辰

金主始覩朝敕親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許僧尼道士出

入　金制進士程文但合格者有司即取之毋限人數　丙申金以樞密副使爪勒佳清臣爪勒佳傳倫夾谷今改為尚書左丞時清臣女為昭儀眷倚隆重　丙午金初置王府傅尉官名為官屬貫檢制之也　丁未金遣完顏亶等來告哀　三月丁巳詔邊事令宰相與樞密院議仍同簽書　癸亥金敕有司國號犯漢唐遼宋等名者不得封臣下有司議以遼為恒宋為汴秦為鎬晉為并漢為謚梁為邵齊為彭殷為譙唐為絳吳為鄂蜀為夔陳為宛隋為涇虞為潔制可　丙寅詔福建提點刑獄陳公亮知漳州朱熹同措置漳泉汀三州經界熹初為泉

之同安簿知閩中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問講求纖悉
備至乃奏言經界爲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公
私兩利獨漳泉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勞逸而後一
州之利病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必推擇官吏度量步
畝算計精確畫圖造帳費從官給隨產均稅特許過鄉
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今欲每畝隨九等
高下定計產錢而合一州租稅錢米之數以產錢爲母
每文輸米幾何其於一倉一庫受納既輸之後卻是原
額分隸爲省計爲職田爲學糧爲常平各撥入諸倉庫
版圖一定則民業有經矣此法之行貧民下戶固所深

嚚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皆所不樂善爲說辭以感羣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此則不能無慮帝詔監司條具其事且令公亮與熹協力奉行會農事亦與熹益加講究冀來歲行之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己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爲異論以搖之前詔遂格熹請祠去　癸酉建寧雨雹大如桃李壞民居五千餘家溫州大風雨雷雹田禾桑果蕩盡　夏四月戊寅朔金尚書省言齊民與屯田戶往往不睦若令遞相婚姻實國家長久安寧之計從之　乙酉金葬孝懿皇太后於裕

陵　戊子金制諸部内災傷主司應言而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檢視不以實者罪如之因而有傷人命者以違制論致枉有徵免者坐贓論妄告者戶長坐詐不以實罪計贓從詐匿不輸法　癸巳金諭有司自今女直字直譯爲漢字國史院專寫契丹字者罷之　甲午金改封永中爲幷王永功爲魯王永成爲兗王永升爲曹王永蹈爲鄭王永濟爲韓王永德爲幽王　五月己酉朔福州水　辛亥詔六院官許輪對仍入雜壓自龔茂良爲謝廓然所攻六院官始不入雜壓至是乃復班在五寺主簿之下太學博士之上　庚申詔侍從經筵翰

苑官自今並不時宣對庶資咨詢以補治道　戊辰金
詔諸郡邑文宣王廟風師雨師社稷神壇廢者復之
己巳潼川崇慶二府大安石泉淮安三軍興利果合
綿漢六州大水　六月戊子金平章政事崇寧卒　癸
巳詔宰臣執政俱不時內殿宣引奏事　丙午金尚書
右丞伊喇履卒履諳文獻履精歷算先是舊大明歷舛誤
履上乙未歷以金受命於乙未也世服其善　右司諫
鄭驛以言事罷爲將作監御史林大中言鄭諫以論事
不合而遽遣臣恐天下以陛下爲不能容不聽　秋七
月丁未朔詔故容州編管人高登追復元官　丁巳金

以參知政事圖克坦鎰爲尚書右丞御史中丞瓜勒佳衡爲參知政事　己未出會子百萬緡收兩淮私鑄鐵錢　己巳興州大水漂沒數千家　八月戊寅御史中丞何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澹上疏引禮不逮事之文請下臺諫給舍議之于是太學生喬嵩朱九成黄會卿移書責之其畧曰人之大倫莫重于父母禮有出繼其服雖降異而鍾于天性者未嘗不同也故所承父母則三年終喪而所生父母則心喪三年閣下自長成均而更長臺諫此三綱五常之所繫者也今閣下有所生繼母之喪初請解官莫不義之

繼上疏稱逮事不逮事之異中外闕然夫禮經所謂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非謂無恩於先祖也蓋逮事父母則親聞父母之言所嘗諱其祖不逮事父母則不聞父母之言所嘗諱其祖是以子莫知其所諱也故本朝方慈解此一節以謂特庶人之禮耳若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何逮事不逮事之拘乎今閤下引此欲不持喪恐與禮經相反何者禮經謂逮事父母則從父母之言今閤下所生之父果以繼室爲正乎若所生之父果以繼室爲正則閤下亦當從而爲正不得黜之也今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

其終也反以爲生不逮事而不持心喪可乎夫閤下之意必謂所生繼母無生我之恩則不當爲之服抑不思黜其所生之母是賤其所生之父也爲人子者尚忍言哉不然必以生我者爲正而繼之者爲不正是閭巷小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非天理之公人倫之正也閤下爲天子耳目之官將以厚人倫移風俗正宜致辨于此滄方待命六和塔得書乃去　甲申寬兩浙榷鐵之禁　己亥金敕山東河南闕倉處許納粟補官　九月壬子以知福州趙汝愚爲吏部尚書時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事殿中侍御史林大中疏劾之且言宗室汝愚

之賢當召帝用其言召汝愚而出善俊　己未金以左丞瓜勒佳清臣爲平章政事封芮國公參知政事完顏守貞爲左丞知大興府事張萬公爲參知政事　庚申金主如秋山　乙丑以久雨命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及兩浙決繫囚釋杖以下　冬十月丁丑築福州外城甲申復吳瑞帶御器械　己丑金主還都　十一月丙午朔金制諸女直人不得以姓氏譯爲漢字　甲寅金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王爲戲及稱萬歲犯者以不應爲重法科　戊午夏人殺金邊將阿嚕岱（舊作阿魯帶今改）　夏人肆牧于鎮戎之境邊卒逐之夏人執邊卒而去阿嚕

岱率兵詰之夏禍官吳明契信陵都卜祥徐餘立伏兵三千于澗中阿魯岱中流矢死詔索殺阿魯岱者夏人處以徒刑索之不已夏乃殺明契等　甲子金制投匿名書者徒四年　己巳加謚高宗曰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孝皇帝　初帝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丸俟宮車過即授藥萬一不虞柰宗社何后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

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浣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它日后遣人送食合于帝啟之則宮人兩手也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及郊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自是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十二月庚辰築荊門軍城從知軍陸九淵之言也荊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荊門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彝陵之衝荊門固則四鄰有所恃

否則有胸脊心腹之虞雖四山環合而城池闊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築之自是民無邊患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即盡謫之平時教軍士射居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涖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未幾卒　乙酉金罷契丹字　丁亥帝始召對輔臣于內殿　己丑金右丞圖克坦鎰罷　乙未增楚州戍兵一千五百人

甲辰詔內侍省都知楊浩懷姦兇惡刺面杖脊配吉州

押班黃邈私相朋附決杖編晉撫州尋送浩撫州遵常州居住　馬大同爲戶部侍御史林大中劾其用法嚴峻帝欲易置它部大中曰是嘗爲刑部固以深刻稱章三上不報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章四上亦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不拜乃除直寶謨閣與大同之瑞俱出知外郡

紹熙三年金明昌三年　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起居舍人陳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病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飾某事即有姦險乘時爲利則內外之情不接矣　庚戌蠲四川鹽酒重額九十萬緡　出

度僧牒二百收淮東鐵錢　壬戌金主如春水　二月
甲戌朔金敕明安穆昆許於冬月率所屬戶畋獵二次
每出不得過十日　壬辰金主還都　金以王庭筠爲
應奉翰林文字先是金主歎學士乏材完顏守貞曰王
庭筠其人也故有是命　丁酉申嚴錢鉟過淮之禁
閏月丙午禁郡縣新佗寺觀　壬戌詔州縣未斷之訟
監司毋得移獄避者許執奏　甲子成都路轉運判官
王溉以代民輸激賞等捐錢三十三萬緡詔進一官仍
令再任　三月辛巳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聽政封子
濟爲安定郡王帝自有疾重華溫凊之禮以及誕辰節

厚慶以壽皇傳旨而免至是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爲請者甚衆至有叩頭引裾號泣者帝開悟有命駕意竟不果行都人始以爲憂　甲申築峽州城

丁亥金賜孝子劉瑜劉慶祐絹粟旌其門閭復其身瑜棣州人慶祐鄰州人也金主因問宰臣曰從來孝義之人曾官使者幾何完顏守貞對曰世宗時有劉政者嘗官之然若輩多淳質不及事金主曰豈必盡然孝義之人素行已備稍可用卽當用之後雖有希覬作僞者然僞爲孝義猶不失爲善可檢勘前後所中孝義之人如有可用者具以聞　癸巳金尚書省奏言事者謂釋道

之流不拜父母親屬敗害風俗莫此為甚禮官言唐開元二年敕云問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親是為子而忘其生自今以後並聽拜父其有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準常儀臣等以為宜依典故行之制可　金左丞完顏守貞言上嘗命臣問忻州陳毅上書所言事其一極論守令之弊臣面問所以救之之道莫之能言金主曰方今政欲知其弊也彼雖無救弊之術但能言其弊亦足嘉矣如毅言及隨處有司不能奉行條制為人傭僱尚須出力況食國家祿而乃如是得無虧臣子之行乎其令檢會前後所降條理舉行之　己亥定雜藝不許

任子法時令人胡永年積官至武功大夫以去年郊恩乞任子吏部尚書趙汝愚言永年樂藝出身難以任子請立爲定法令後似此雜藝補授之人不許奏補從之攷異胡永年不許任子薛氏通鑑繫於二年十一月兩朝綱目備要作三年三月宋史全文作三月己亥據宋史本紀云三年三月己亥詔技藝補授之法毋得奏補著爲令與全文月日悉合今從之　四月壬寅删金定宣聖春秋釋奠三獻官以祭酒司業博士充祝詞稱昊帝諱遣及登歌改用太常樂工其獻官並執事與享者並法服陪位學官公服學生儒服　戊申金瀛王瓌卒鄆王琮之同母弟也重厚寡言內行修飭工詩精騎射金主令在左右及卒三臨奠哭之慟謚文敬

乙卯以戶部侍郎邱崈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權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邱崈往崈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亾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戊午帝朝重華宮　金賜雲內孝子孟興絹粟賜同州民妻師氏謚曰節　金地旱參知政事張萬公等乞依漢故事免官金主曰卿等何罪殆朕行事有不逮者萬公曰天道雖遠實與人事相通惟聖人言行可以動天地昔成湯以六事自責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

莫不修飾人事方今宜崇節儉不急之役無名之費可俱罷去金主曰災異不可專言天道蓋必先盡人事耳故孟子言王無罪歲左丞完顏守貞曰陛下引咎自責社稷之福也丙寅金主下詔責躬　丁卯謫臨安通賦

戊辰金主遣御史中丞吳鼎樞等會決中都冤獄外路委提刑司處決完顏守貞等上表乞解職不允入謝金主曰前所謂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及議裁冗官決滯獄四事其速行之　五月帝有疾不視朝　戊寅金出宮女一百八十三人　乙酉金以雨足致祭於社稷　戊子金左丞完顏守貞出知東平府事金主命參

知政事瓜勒佳衡諭之曰卿勳臣之裔才用聲績朕所素知擢任政府毗贊實多久任繁劇宜均逸安東平素號雄藩兼比年饑饉正賴經畫卿其爲朕往綏撫之

庚子常德大水入其郛　己亥諭四川水旱郡縣租賦

安豐軍大水平地三丈餘漂田廬絲麥皆空　六月

辛丑朔下詔戒飭風俗禁民奢侈與士爲文浮靡吏苟且飾僞者　以禮部尚書陳騤同知樞密院事　癸卯

金宰臣請罷提刑司金主曰諸路提刑司官止三十餘員猶患不得其人州郡三百餘處其能盡得人乎弗許

戊午以嗣秀王伯圭爲太師　乙丑金以知大名府

事劉暐為右丞金主以民乏食詔戶部預給百官冬季俸令就倉以時值糶與貧民　秋七月己巳刺沿邊盜萬人為諸州禁軍　壬申監文思院常良孫坐贓配海外前丞相周必大坐舉良孫降秩　壬午瀘州騎射卒張信等作亂騎射營者州之禁兵也淳熙末王卿月知瀘州賜予諸軍甚厚軍士浸驕張孝芳代為帥欲矯其弊訓練無日又多役使之廩賜或不時給是日信等作亂晨入帥府殺孝芳及其家又殺節度推官杜美駐泊兵馬監押安彥械訓練官雷世明〔攷異〕兩朝綱目備要前作世明後作世忠宋史全文作世明今從之軍校張明等信擐甲坐閱武堂召通判州

事張恂安撫使屬官郭仲傳使伶萊言孝芳罪狀於是
信自稱第一將衣金紫出諭城中以術人黃叔豹為計
議官分其兵為五十二隊同謀者五十二人皆有爵秩
叔豹又為黃旗大書曰不叛聖主不殺良民時張明之
子昌與中士下進謀討之癸未夜密以告恂甲申信郎
毬場大饗諸軍恂等皆與酒初行昌進擊殺信於坐會
者皆駭徵進大呼曰不叛者從我諸軍唯唯因執殺造
逆者二十餘人餘黨皆執獲械置使京鏜將去任未發
聞變調潼川所屯御前後軍討之未行而信已誅乃令
鈐轄司屬官陳纘往瀘州措置信餘黨俱伏誅京鏜之

調潼川軍也興元都統制吳挺劾制置司擅發兵詔具析鏜已赴召邱密新入蜀即奏言三屯遠在西北兵權節制必寄之制置司朝廷事計當然令軍帥狃於陵替反謂制置司擅興違戾若此豈不大失本意請下戎司具析仍責令遵守舊制從之由是三屯頗知嚴憚密所謂狃於陵替者蓋專指挺也密尋上言贈孝芳等官恤等貶秩　己亥金主謂宰臣曰聞諸王傅尉多苛細舉動拘防亦非朕意是職之設本欲輔導諸王使歸之正得其大體而已平章政事瓜勒佳淸臣曰請以聖意徧行之金主曰已諭之矣　八月辛亥金尚書省奏提刑

司察舉河中胡光謙年雖八十三倘可任用召赴闕命學士院以雜文試之稱旨特賜光謙進士及第授太常寺奉禮郎復設是職未嘗除人以光謙德行才能故特授之　戊午總領四川財賦楊輔奏已調東西兩川畸零絹錢四十七萬緡激賞絹六萬六千匹詔奬之自是歲以為例　乙丑金主謂宰臣曰任官欲令久於其任若今日作禮官明日司錢穀雖間有異材然能悉辦者鮮矣　九月丙申勸兩淮民種桑　己卯金主如秋山

冬十月壬寅修大禹陵廟　是日金主還都　丙午修潭州城　辛亥帝詣重華宮進香　壬子金有司奏

增修曲阜宣聖廟畢勅党懷英撰碑文朕將親行釋奠之禮其檢討典故以聞　甲寅金敕置常平倉處並令州府官以本職提刑縣官兼管勾其事以所糴多寡酌量升降永爲定制　戊午金主諭尚書省訪求博物多聞之士　癸亥金主遣諭諸王傅尉曰朕分命諸王出鎮蕃欲政事之暇安便優逸有以自適耳然慮其舉措之間或違于理所以分置傅尉使勸導彌縫不入于過失而已若公餘游宴不至過度亦復何害今聞爾等或用意太過凡王門細碎之事無妨公道者一一干與贊助之道豈當如是宜各思職分事舉其中無失禮體仍

就諭諸王使知朕意　十一月庚午朔金翰林侍講學士党懷英應詔舉孔子四十八代孫端甫年德俱高該通古學濟南府舉魏汝翼蔚州舉劉震亨益都府舉王樞並以學行稱敕魏汝翼特賜進士及第劉震亨等同進士出身孔端甫俟春暖召之後授端甫小學教授以年老食主簿半俸致仕　壬申賑襄陽府被水貧民

丙子金詔臣庶名犯古帝王而姓復同者禁之周公孔子之名亦令回避　內侍陳源爲壽皇所逐帝即位自郴州召還源與其黨楊舜卿林億年朝夕離間兩宮故帝雖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

百官詣重華宮稱賀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
舍人黃裳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皆上疏請
帝朝重華宮不從祕書郎清江彭龜年以書譙趙汝愚
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
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
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旨免到盖
爲陛下辭責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顧陛下
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
謀之所以交鬭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
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

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帷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
官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臺諫但
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
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
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疑間之機必自
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負罪引慝
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願不幸與及汝愚入
對又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要嗣秀王伯圭調護
于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之從容
竟日都人大悅　戊戌詔李純乃皇后親姪可特除閤

門宣贊舍人　除秘書郎彭龜年爲起居舍人入謝帝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龜年述祖宗之法爲內治聖鑑以進帝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爲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帝曰不至是　十二月癸卯帝率羣臣上壽皇玉牒聖政會要於重華宮　皇后益驕奢封其先三代爲王家廟踰制衞兵多于太廟后歸謁家廟推恩親屬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門客亦奏補官　金完顏守貞既出知東平府金主念之問宰臣曰守貞治東平何如對曰亦不勞力金主曰以彼之才治一路誠

有餘矣右丞劉暐曰方今人材無出守貞者淹留於外誠可惜也金主默然尋改守貞爲西京留守　金進士楊邦乂上封事因論世俗侈靡譏涉先朝有司議治罪金主曰昔張元素以桀紂比文皇今若方我爲桀紂亦不之罪至於世宗功德豈容譏毀張萬公曰譏斥先朝固當治罪然舊無此法今宜立法使人知之金主意解乃命免邦乂罪惟殿三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五十三 起昭陽赤奮若正月盡閼逢攝提格十二月凡二年

光宗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

紹熙四年金明昌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 辛未金以瓜勒佳清臣舊作夾谷清臣今改為右丞相監修國史時議發軍戍邊金主問清臣曰漢人與夏人孰勇清臣曰漢人勇金主曰曾元昊擾邊宋終不能制何也清臣曰宋馭軍法不可得知今西南路人殊勝彼也 癸未金尚

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爲禮部主事金主曰朕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禮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之若久於其職卽中材勝於新人事既經練亦必有濟不可輕易改除金主又言凡稱異政謂其才也若清廉乃本分以貪者多故異宰臣言近論方今孝弟廉恥道缺乞正風俗此蓋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然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爲上巧猾之徒雖有贓汚一旦見用猶爲能吏此孝弟廉恥所以衰也若尚德舉廉則教化可興矣、辛卯詔臨安民身丁錢三年 金賑河北諸路水災 丙申金東京路

副使王勝進爲金主遣諭之曰民間利害官吏邪正畧不具聞乃以屬進此豈汝職耶後毋復爾　二月戊戌朔詔內侍陳源特與在京宮觀　金主如春水始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祭社稷癸亥還都　丙寅出米七萬石賑江陵饑　金參知政事張萬公出知東平府金主曰卿屢以母老乞罷特畀鄉郡以遂孝養朕不汝忘也萬公因進讜言金主嘉納　三月庚午金主將幸景明宮御史中丞董師中侍御史賈鉉等上書諫曰陛下下詔罷已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天下欣幸今方春東作而亟遣有司修建行宮揆之於事似爲不急況西北

二京臨潢諸路比歲不登加以民有養馬簽軍挑濠之役財用大困流移未復米價甚貴若匱從至彼又必增價口糴升合者日以萬數舊籍北京等路商販給之倘以物貴或不時至則飢餓之徒將復有如曩歲殺太尉馬毀大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爲亂者矣況南北兩屬部蕩揺可虞若忽之而往豈聖人萬舉萬全之道哉迺者太白晝見京師地震又北方有赤色遲明始徹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聖意修德銷憂矧夫遠游古人所戒遠自周秦近逮隋唐與遼皆以是生亂可不慎哉可不畏哉左補闕許安仁右拾遺路鐸亦皆上書極諫金主

召師中等賜對即從其奏仍諭輔臣曰朕欲巡幸山後不禁暑熱故也今臺諫官咸言民間缺食朕初不盡知既知之暑雖可畏其忍以私奉而重民之困哉致異黃師古等諫北幸金史記傳俱作四年徐氏後編繫於五年誤也五年乃是諫而不從耳金以工部尚書胥持國爲參知政事持國繁時人初以經童入任累遷太子司倉轉掌飲令金主在東宮識之擢祗應司令及即位遂大用持國爲人柔佞有智術素知金主好色陰以祕術干之金主嘗物色宮中女子得潛入宮監籍之女李師兒宦者梁道譽其才美勸納之金主好文詞師兒性慧黠能作字知文義尤善伺候顏色迎合旨意

遂大愛幸封爲昭容持國多賂遺昭容左右用事人昭容亦自嫌門第薄欲藉外廷爲援數稱譽持國由是大爲金主所信任　丙子帝朝重華宫皇后從　辛巳以葛邲爲右丞相陳騤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爲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給事中黄黼〔攷異〕宋史趙汝愚傳作黄裳案裳於寧宗即位後遷給事中此時不在給舍也今從兩朝綱目備要宋史全文作黄黼言汝愚事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至誠懇懇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義端識見奴隸之不如不可

以備朝列義端由是補外汝愚猶以故事辭帝遣學士
諭意謂高宗聖訓本以析秦檜之姦謀蓋有為言之也
汝愚乃受命壽皇召見之曰卿以宗室之賢為執政乃
國家盛事卿在蜀時所進奏議甚善可與資治通鑑竝
行　癸巳帝從壽皇壽成皇后幸聚景園　甲午金敕
御史臺奏事修起居注竝令回避　乙未修巢縣城
夏四月金百官三表請上尊號金主曰祖宗古先有受
尊號者蓋有其德故有其名比年五穀不登百姓流離
正當戒慎修身之日豈得虛受榮名耶不許仍斷來章
其後親王大臣六學諸生屢請上尊號竟不許　己酉

罷括買四川沿邊郡縣官田　丁巳金赦女直進士及第後仍試以騎射中選者升擢之　五月己巳賜禮部進士陳亮以下三百九十六人及第出身制策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於壽皇莅政二十八年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言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帝不朝重華宮羣臣要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以爲善處父子之間親擢第一既知爲亮乃大喜授亮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卒　丙子淮

丙大水　辛巳金主諭諸路令月具雨澤田禾分數以聞　丙戌紹興大水　召浙東副總管姜特立還　壬辰太尉利州安撫使吳挺卒挺少起勲閥弗居其貴雖遇小官賤吏不敢怠忽拊循將士人人有恩璘故部曲拜於庭下輒降答之及失律誅治無少貸　留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召姜特立不報六月丙申朔正出城待罪六和塔上疏切諫戊戌祕書省著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祕書郎范黼彭龜年校書郎王奭正字蔡幼學顏棫吳獵項安世上疏乞寢特立召命皆不報正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乞歸田宅亦不許

賑江浙兩淮荆湖被水貧民　戊申簽書樞密院事
胡晉臣卒諡文靖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
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爲先及親君
子後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啟沃剴切彌縫縝密人無知
者　癸丑金賜有司所舉德行才能之士安州崔秉仁
者同進士出身　壬戌金右丞相爪勒佳清臣進封戴
國公西京留守完顏守貞爲平章政事封蕭國公右丞
劉暐卒是日金主將擊毬於臨武殿聞暐卒而止其後
金主謂宰臣曰人爲小官或稱才幹及其大用則不然
如劉暐固甚幹然自世宗朝遂事厭於事多有知而不

言者若實愚人不足論若知而不肯盡心可乎守貞曰春秋之法責備賢者金主曰夫爲宰相而欲收恩避怨賢者固若是乎　秋七月己巳留正復論姜特立繳納出身以來文字待罪于范村帝不復召正而特立亦不至　丙子以旱決滯獄　壬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余端禮同知院事時知中江縣游仲鴻赴召至汝愚以仲鴻直諒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畧西事仲鴻曰宥密之地斡旋者易公獨不聞目申公經畧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　以永州防禦使陳源爲入內內侍省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不

草詞　乙酉叙州蠻寇邊遣兵討平之　己丑金以同
判大睦親府事完顏襄爲樞密使　八月丙申詔紹興
丁鹽茶租錢八萬二千緡　庚子金大赦　丁未金主
釋奠孔子廟北向再拜　辛亥金國史院進世宗實錄
戊午賑江東浙西淮西旱傷貧民　九月戊辰金以
參知政事瓜勒佳衡爲尚書右丞戶部尚書馬琪爲參
知政事　庚午重明節百官上壽請帝朝重華宮不聽
己卯上壽聖皇太后尊號曰壽聖隆慈皇太后中書舍
人陳傅良上疏曰陛下之不過重華宮者特誤有所疑
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卽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

自謂深切陛下亦旣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眞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甲申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李后挽留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砍頭耶傅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禮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祕閣修撰不受戊子著

伦郎沈有開祕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會上召嘉王倪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帝爲動容時李后寖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於濼因言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有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横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别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帝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輩不逮也帝怒出思知紹興府

癸未夏國主仁孝卒年七十國中謚爲聖德皇帝廟號仁宗陵號壽陵仁孝重文學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

子純祐立改元天慶　冬十月己酉朝獻景靈宮夜地
震庚戌朝獻於景靈宮夜又地震壬子祕書省官請朝
重華宮疏三上不報　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
宮乞慶會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
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明日會慶節帝以
疾不果朝葛邲率百官賀於重華宮侍從上章居家待
罪詔不許嘉王府翊善黃裳力勸帝朝重華帝曰內侍
楊舜卿告朕勿往裳即上疏請誅舜卿臺諫張叔椿章
穎上疏乞罷黜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十八人上書請
朝重華皆不報起居舍人彭龜年奏言臣所居之官以

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殆數十恐非所以示後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不報　庚申帝將朝重華宮復稱疾不行丞相以下上疏自劾請罷政不報黃裳嘗病疽及是憂憤劇復作乃上疏曰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道者必有所疑也臣竊推致疑之因陛下無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爲憂乎夫焚廩浚井在當時或有之壽皇之子唯陛下一人陛下遊豫壽皇焚香祝天爲陛下祈禱愛子如此則焚廩浚井之事

臣有以知其必無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肅宗之事
爲憂乎肅宗即位靈武非明皇意故不能無疑壽皇當
耒倦勤親挈神器授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
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矣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衛輒
之事爲憂乎輒與蒯聵父子爭國壽皇老且病乃顧神
北宮以保康寧非有爭心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孟
子責善爲疑乎父子責善本生於愛惟知者能知此理
則何至於相夷壽皇願陛下爲聖帝責善之心出於仁
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乃若可疑則有之貴爲天子
不以孝聞敵國將肆輕侮此可疑也而陛下不疑小人

將起爲亂此可疑也而陛下不疑江外官軍豈無它志此可疑也而陛下不疑事有不須疑者則疑之其必可疑者反不以爲疑顛倒錯亂莫甚於此禍亂之萌近在旦夕宜及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謁兩宮則天下慕義矣

金主好文學嘗嘆文士無及党懷英者完顏守貞奏進士中若趙渢等甚有時譽金主曰出倫者難得爾守貞曰間世之才自古所難國家培養久則人才將自出矣守貞因言國家選舉之法惟女直進士得人居多此舉宜增取其諸司局承應人舊無出身大定後纔許任使經童之科古不常設唐以諸道表薦或取五人至十

入近代以爲無補罷之皇統間取及五十人因爲常選天德間尋罷陛下即位復立是科取及百人誠恐積久不勝銓擬宜稍裁抑以清流品又言節用省費之道金主嘉納旋詔有司會試毋限人數　趙彥逾等復力請帝朝重華十一月戊寅帝始從朝尙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到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　庚辰留正赴都堂視事命姜特立還浙東日中黑子滅正出城待罪凡百四十日帝遣左司郎中徐誼諭旨乃復入　布衣

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影表當在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歷乃在二十日癸未請將修內伦所掌銅表圭降付太史局測驗從之　丙戌金詔諸職官以贓汚不職被罪以廉能獲升者令隨路京府州縣列其姓名揭之公署以示懲勸　十二月戊戌帝朝重華宮　金判定武軍節度使鄭王永蹈以謀反伏誅初崔温郭諫馬太初與永蹈家奴畢慶壽私說讖記災祥慶壽以告永蹈諫頗能相人永蹈乃召之相己及妻子皆大貴不與諸王比復召温太初論讖記天象温曰丑年有兵災屬兎命者來年春當收兵得位諫曰昨見赤氣犯紫微白虹貫月

皆主丑後寅前兵戈僭亂事永蹈深信其說乃陰結內侍鄭雨兒伺金主起居以溫爲謀主誅太初往來游說河南統軍使布薩揆舊作僕散今改尙永蹈妹韓國公主永蹈謀取河南軍以爲助與妹澤國公主長樂謀使駙馬都尉富察都舊作蒲剌都今改致書於揆且先請婚以觀其意揆拒不許結婚使者不敢復言不軌事永蹈家奴董壽諫不聽以語同輩遷嘉努舊作千家奴今改遷嘉努上變永蹈時在京師詔完顏守貞等鞫問連引甚衆久不能決金主怒召守貞等問狀瓜勒佳清臣奏曰事貴速絕以安人心於是賜永蹈及妃卞王二子安春阿遜公主常樂

自盡富察都僉溫郭諫馬太初等皆棄市布薩揆雖不
聞問亦坐除名董壽免死隸監籍遷嘉努賞錢二千貫
特遷五官雜班叙使增置諸王府司馬一人監察門戶
出入自是諸王制限防禁愈密矣　金主命有司以鄭
王財產分賜諸王澤國公主財物分賜諸公主戶部郎
中李敬義言恐因之生事金主又欲以董壽爲宮監籍
都句晉並下尚書省議完顏守貞奏陛下欲以永蹈等
家產分賜懿親恩命已出恐不可改令已滅諸王弓矢
府尉何其出入臣以爲賜之無害如董壽罪人也釋之
已幸不宜更加爵賞金主從之　壬寅右司諫章穎以

地震請罷葛邲疏十餘上不報　庚戌判隆興府衛國公趙雄卒後諡文定　甲寅金冊長白山之神爲開天宏聖帝　以朱熹爲湖南安撫知潭州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是歲金大有年邢洺深冀河北十六穆昆之地野蠶成繭

紹熙五年金明昌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御大慶殿受羣臣朝遂朝重華宮次詣慈福宮行慶壽禮　乙丑金昭容李氏進位淑妃追贈其祖父官妃兄喜兒舊嘗爲盜與弟鐵哥皆擢顯近勢傾朝野射利競進之徒爭趨走其門　己巳金尚書省進區田法詔其地務從民便又言

遣官勸農之擾命提刑司禁止之　癸酉壽皇不豫
乙亥金以希尹始製女直字詔加封贈依著頡立廟盩
厔例祠於上京春秋致祭　丙子大理寺奏獄空　癸
未右丞相葛邲罷邲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
采士論惟恐其人聞之　丁酉金詔購求崇文總目內
所闕書籍　金初定長吏勸課能否賞罰格　二月乙
未趙汝愚余端禮以奏除西帥不行居家待罪戊戌以
荆鄂諸軍都統制張詔為興州諸軍都統制　癸丑金
命宣徽使伊喇敏等相視北邊營屯經畫長久之計
三月壬申金初定錢禁　乙亥合利州東西為一路

庚辰金初定日月風雨雷師常祀　戊子金置宏文院譯寫經書　夏四月壽皇疾寖劇羣臣數請帝問疾重華宮皆不報甲午帝與皇后如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宮且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閒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閒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離閒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侍講黄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

出卽當釋然帝猶未許黜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黜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言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上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離班伏地扣額血流漬甃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言今日無大于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　丙申太師致仕魏國公史浩薨年八十九追封會稽郡王諡文惠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壽皇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

浩焉濟掌內制壽皇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
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益其寬
厚類此　己亥朝獻於景靈宮　壬寅以不雨命決繫
囚釋杖以下　甲辰侍從入對請朝重華宮己酉大學
生陳傅說等以帝未朝移書大臣事聞帝將以癸丑朝
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日昃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
請罷黜待罪者百餘人詔不許　乙卯金主幸景明宮
御史中丞董師中侍御史賈鉉路鐸等各上疏極諫金
主不說遣人諭之曰卿等所言非無可取然亦有失君
臣之義者其戒之　丙辰侍讀黃裳祕書少監孫逢吉

等再上疏請朝重華丁巳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或近上宗戚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五月辛酉朔辰州猺賊寇邊壽皇疾大漸欲一見帝數顧視左右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戊辰留正等率宰執進見帝拂衣起正引帝裾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衆慟哭而出越二日正等以所請不從求退帝令知閤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曰

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正及趙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體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甲申從官及彭龜年黄裳沈有開奏請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爲之感動　戊子金以桓撫二州旱遣使禱於縉山　六月戊戌夜壽皇聖帝崩年六十八遺詔改重華宮爲慈福宮建壽成皇后殿於宮後以便定省以宮錢百萬緡賜内外軍是夕重華宮内侍訃

於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或不出視朝持其刺不上翌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昃不出大宗正丞李大性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況金使祭奠當引見於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不為衰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蓋言成人畏子皐之來方為制服其服乃子皐為之非為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　辛丑丞相率百官拜表請就喪次成服壬寅壽皇大斂嘉王復入奏詔俟疾愈過宮成禮留正與趙汝

愚議介少傅吳琚請壽聖皇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心騷動為社稷憂請依唐肅宗故事羣臣發喪太極殿皇帝成服禁中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代行祭奠禮太后許之是日白氣亘天　乙巳尊壽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　丁未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曰皇子

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帝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大懼　是月金主獵於呼圖里巴山舊作胡土白今改行拜天禮曲赦西北路遂如秋山　秋七月辛酉留正因朝臨伴仆於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后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它日必難處與汝愚異

遂以肩輿五鼓遁甲子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時留正旣去人心詾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徐誼以書譙汝愚曰自古人臣爲忠則忠爲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太皇太后命不可知閤門事韓侂胄與同里蔡必勝同在閤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於太皇太后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兩日不獲命逡巡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

禮令少候入見太皇太后而泣問其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皇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皇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它人異乃欲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皇太后問侂胄安在禮曰已留其俟命太皇太后曰事順則可命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皇太后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對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

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傳昌期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謂告不入臨時將禫祭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羣臣入王亦入（攷異四朝見聞錄云召嘉王暨吳興入慈聖大慟不能聲先諭吳興曰外議皆謂立爾我思量萬事當從長嘉王長也且且教它做它做了爾卻做自有祖宗例吳興色變拜而出按見聞錄所謂吳興卽魏王愷之子柄時封許國公後乃封吳興郡王卽沂王也當日嘉王問疾重華已繫中外之心何至外議皆謂立柄太皇太后何故並召且諭以遜相傳位之意此必傳聞之誤見聞錄又謂吳興先為備則語誣矣今不取）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皇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言曰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

太皇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皇太后允諸汝愚袖出所擬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移御泰安宮太皇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曰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太皇太后主張又言上皇疾未平驟聞其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太皇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言

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被黃袍方御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衮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登御座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命舜卿往南內請八寶初猶靳與舜卿傳奏皇太子即位乃出寶與之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尋詔秋暑上皇未須移御即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中外晏然　乙丑太皇太后命立崇國夫人韓氏爲皇后后琦六世孫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爲后　丙寅大赦

丁卯侍御史張叔椿劾留正擅去相位徙叔椿爲吏部侍郎　戊辰詔求直言校書郎蔡幼學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氏年小人謀傾君子爲安靜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羣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伦天下之才帝稱善

庚午詔祕閣修撰知潭州朱熹詣闕　復召留正赴都堂視事正既去帝即位以爲大行攢宮總護使入謝復出城太皇太后復命速宣押趙汝愚復以爲請帝手

札遣使召正還　趙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乙亥以汝愚爲右丞相陳騤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　戊寅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爲武康軍節度使　辛巳以趙汝愚爲樞密使　壬午以知閤門事韓侂胄爲汝州防禦使初侂胄欲推定策功意望節鉞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宜州觀察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

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觖望與知閤門劉弼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侍御史章穎等劾內侍林億年陳源楊舜卿詔億年源與外祠舜卿與內祠　甲申以兵部尚書羅點簽書樞密院事　戊子罷楊舜卿內祠林億年常州居住陳源撫州居住　八月辛卯初御行宮便殿聽政　癸巳除知潭州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先是黃裳爲嘉王副翊善上皇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須天下第一等

人上皇問爲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經義告王曰此朱熹說也王善之至是趙汝愚首薦熹遂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卽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歡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不報　甲午增置講讀官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爲之

丁酉以生日爲天祐節尋改曰瑞慶　壬寅詔經筵講官開陳經旨救正闕失　進封皇弟許國公抦爲徐國

公　辛亥金主還都　金主謂宰執曰應奉王庭筠朕欲以詔誥委之其人才亦豈易得聞文士多妒庭筠者不論其文顧以行止爲訾大抵讀書人多口頰或相黨昔東漢之士與宦者分朋固無足怪如唐牛僧孺李德裕宋司馬光王安石均爲儒者而互相排毀何耶遂還庭筠爲翰林修撰　壬子金河決陽武故隄灌封邱而東尚書省奏都水監官見水勢趨南不預經畫詔王汝嘉等各削官兩階杖七十能之命參知政事馮琪往視仍許便宜從事河自元符二年東流斷絶北流合御河至清州入海頗爲通利南渡後地入於金河始離濬滑

故道時有決溢至是河決陽武由封邱東注梁山濼分爲二派北派由北淸河入海南派由南淸河入淮汲胙之閒河流遂絕　丙辰內批罷左丞相留正以趙汝愚爲右丞相初正言陛下勉徇羣情以登大寶當遇事從簡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實非須爵之時時韓侂胄寖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攢宮不合侂胄因間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胄不以告及來謁辭不見侂胄慙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

懌　朱熹辭新命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
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
令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之際竊爲陛下憂之
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
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
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
心以致溫凊定省之理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
本可立矣時趙彥逾按視壽皇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
有水石孫逢吉覆按請別求吉兆詔集議熹上議言壽
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

泉沙礫之中不報　丁巳金賜從幸山後親軍鉅絹有差　九月庚午簽書樞密院事羅鼎卒鼎孝友端介不爲矯激崖異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鼎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羅鼎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辛未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　壬申以刑部尚書京鏜簽書樞密院事初帝欲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鏜憾之韓侂胄乃引以自助　冬十月己丑右諫議大夫張叔椿再劾留正擅去相位詔落正觀文殿大學士　庚寅更泰安宫爲

壽康宮　金遣戶部員外郎何格賑河決被災人戶
癸巳雷乙未詔以陰陽謬盭雷電非時臺諫侍從各疏
朝政闕失以聞甲辰以朱熹言趣後省看詳應詔封事
庚子以久雨命決繫囚釋杖以下　辛丑雅州蠻寇
邊土丁拒退之尋出降　乙巳上大行皇帝諡廟號孝
宗　丙午復以朱熹奏卻瑞慶節賀表　庚戌改上安
穆皇后諡曰成穆安恭諡曰成恭　金故尚書左丞張
汝弼妻高陀斡以逆謀伏誅汝弼與鎬王永中舅也
陰相爲黨金主即位高陀斡再以邪言怵永中覬非望
畫永中母元妃張氏像奉之甚謹挾左道爲永中祈福

事覺有司鞫治陀斡伏誅詞連汝弼金主以枉汝弼死後得免削奪　是月建福寧殿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閤門事劉弼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因問計弼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弼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御史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除監察御史朱熹憂其害政數因進對爲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胄會龜年充金人弔祭館伴使熹復貽

書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爲人䟽謂其易制不以爲慮右正言黄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出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俯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幸也固辭奉祠歸養　閏月庚申以孝宗將祔廟議宗廟迭毁之制孫逢吉曹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詔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閒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言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趙汝愚不以祀僖

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但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又擬爲廟制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汝愚不從乃祧僖宣二祖耍創別廟以奉四祖　戊寅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聽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疏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

下韓侂胄大怒使優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
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御批云憫
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
諫且拜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侂胄使其黨
封內批付熹熹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
黃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驛御史吳獵吏部侍郎
孫逢吉知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皆不報傅良光
祖亦坐罷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
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辨其故帝不聽彭
龜年言始臣約熹同論侂胄熹能臣宜併斥不報侂胄

銜之游仲鴻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去之不以正講官朱熹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為聰明者也願急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王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移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內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為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令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乎　金主問輔臣曰孔子廟諸處何如完顏守貞曰諸縣見議建立金主因曰僧徒修飾宇像甚嚴道流次之惟儒者修孔子廟

最爲滅裂守貞曰儒者不能長居學校非若僧道人處寺觀金主曰僧道以佛老營利故務在莊嚴閎侈起人敬奉布施非所以爲觀美也　壬午詔改明年爲慶元元年　金參知政事馬琪自行省回具奏河防利害丙戌以翰林待制鄂屯（舊作奧屯今改）忠孝權戶部侍郎太府少監溫昉權工部侍郎行戶工部事修治河防　十一月丙午帝自重華宮還大內　庚戌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初詔侂胄可特遷二官侂胄覬節鉞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爲宜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　詔行孝宗皇帝三年喪先是有司請于易

月之外用漆紗淺黄之制時朱熹在講筵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以日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策爲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德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黄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用熹言也

升明州爲慶元府

乙卯權攢哲文

神武成孝皇帝於永阜陵　十二月丁巳朔禁民間妄言宮禁事　辛酉金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罷守貞讀書通法律明習故事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政刑因遼宋舊制雜亂無貫金主欲更定修正爲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定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喜推轂士類接援後進金主疑其有黨又爲胥持國所間遂出知濟南府仍命卽辭前舉守貞者董師中路鐸等皆補外〔攷異〕徐氏後編以守貞之罷爲六年今從金史本紀作五年事以知大興府尼厖古鑑爲參知政事　乙丑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見韓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上疏條奏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

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今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取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爲後患帝覽奏駭曰侂胄朕託以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龜年又言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騤進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旣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僚舊一旦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閒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尙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

不倖去者日遠不復侍左右晉者內祠則召見無時請晉龜年講筵而命侂胄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上批龜年已爲優異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復同鑰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爲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爲過龜年既已決出侂胄難於獨留宜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由是侂胄愈橫　御史中丞謝深甫劾陳傅良罷之　丁卯金兒被黃河水災今年秋稅　戊辰以陳康伯配享孝宗廟庭　己巳知樞密院事陳騤罷庚午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

知政事吏部尚書鄭僑同知樞密院事陳騤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冑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於朝帝亦無所倚信

辛未監察御史劉德秀劾起居舍人劉光祖罷之

以工部尚書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彥逾自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冑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於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　癸酉上孝宗廟樂曰大倫之樂　甲戌祔孝宗神主於太廟戊寅

封太保郭師禹爲永寧郡王師禹成穆皇后之弟也
辛巳金減修內司備營造軍千人都城所五百人　癸
未金敕尚書省自今獻靈芝之嘉禾者賞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三